

城／文／化／随／笔／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遥望姑苏台

苏州

山谷 著



古／城／文／化／随／笔／

# 遥想姑苏台

苏州

山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望姑苏台——苏州/山谷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

(古城文化随笔)

ISBN 7-5325-2857-X

I. 遥... II. 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352 号

古城文化随笔

遥望姑苏台——苏州

山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插页 5 字数 193,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25-2857-X

K·317 定价: 12.00 元

## 感觉苏州——代序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性格和文化特征，阅读者的文化背景、修养、兴趣、着眼点不同，面对这个城市的氛围、文化积淀和历史背景，往往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

我对苏州的感怀，源于《吴郡岁华纪丽》一书，这是清代嘉道年间元和（今苏州市）人袁景澜编撰的一部记述苏州岁时风土的作品。

记述苏州风土人情、节令时俗，反映社会风尚、城市风光、民间娱乐活动，民众的心理、情趣及其价值取向等丰富多彩生活内容的作品，当以顾禄的《清嘉录》为最。但《吴郡岁华纪丽》所收条目以及引用材料之宏富，为《清嘉录》所不及，所收的材料和内容，相当一部分已超越了风俗的范围，例如涉及学校书院、收租完粮等。

翻阅这本书所列每月的吴中风俗内容，以及附录的有关他人和袁景澜本人的有关诗词，我特别欣赏这本书的卷七中的一则“书窗灯课”：

夜者日之余，古人读书分昼夜课。昼坐惜阴，夜坐惜灯。焚膏继晷，矻矻穷年，何其勤也。囊萤映雪，凿壁燃糠，罔敢懈也。今人有明窗几净之乐，无负薪荷锄之劳，有朝饔夕餐之供，无画粥断齑之苦。驹光过隙，悔不可追。东坡云：“岁去秋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此言夜读之乐也。当凉秋七月，雨足郊原，

残暑初消，轻衣适体，一灯池馆，窗竹萧萧，展卷高吟，最是人间清福。终日沉酣于酒场歌局间者，不可不知此味。

如此表述读书的快乐，在整体上把这种行为列为吴中民俗，大约不是袁景澜的凭空杜撰，也是其他地方所不可能有的习俗。联想人们所说状元乃苏州特产，明清两代有几十名状元，数以千计的进士、举人，便可知道苏州的读书风气之好，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袁景澜在记录这则风俗文字的后面，引注了府志所载的一段故事：吴县有娶媳妇的，恰逢夜里风雨大作，吹灭了蜡烛，到处寻找火种而不得。这时有人提醒说，“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其时这个都少卿都穆正落入“斋居萧然，日事黜讨，或至乏食”的境地，“叩其门，果得火。其老而好学如此”。这个因陷害唐寅入狱、被后人诟为“人间何物都元敬”的人，品行不端，于读书却至老不衰。这当然不仅是都元敬所特有的习惯，在整个吴中地区这种风气的深入人心，如同不灭的火种，是其他地方的人所不及的。

重视学习教育，是历代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各阶层人士，在价值关系和利益冲突以及行为取向上能够达成的一个共识，尽管各自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尽相同。但如苏州这样蔚然成风、社会上下都身体力行的确乎不多。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苏州地区所具有的这种学习风气，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形成的，反过来它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个良性循环的肇端是北宋时期。

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便会产生什么类型性格的人，远古“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生活其间之人由于适应自然条件的生存需要，“断发文身”，民风强悍，与中原地区多慷慨激昂之士差不多，喜欢讲武用粗——“吴有发剑之节”、“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具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

专诸、要离，便是吴地这种尚武、好剑轻死人物的代表。

吴国在阖闾手上变成可以与中原其他诸侯国家一争高低的五霸之一，是因为吸收了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结果，铁器的使用，耕作方法的改进，在这块水乡土地上初试锋芒以后，便渐渐地消解了这儿愚昧、野蛮的气味。“吾吴自泰伯、虞仲变其旧习，文物声名，著闻宇内”，这个变化进步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达千年之久。在文化的追寻上，苏州人引为自豪的是南方夫子言偃，作为孔子唯一的南方人学生，他是南方之学的始祖，他就生活在这片水乡泽国的常熟地区。但从其后的实际影响和作用上看，言偃只能是个形象而已，不具备普及文化的实在的意义。认同这个祖宗对号召学习当然是个推动，有没有这个远古祖先的榜样，对尊崇先祖的后人来说毕竟是不一样的。

走出这种农耕粗俗性格形成的环境，必然是社会取得进步、仓廩足而知礼义以后。对于苏州来说，发生根本变化体现时代进步的年代是北宋，是北宋开始了这种文明的进步，从而走出了历史的回响。

南方相对安定较少战乱的社会，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北方许多有钱人和才干之士的纷纷南来，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有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才有了被后人所描绘的社会现象：“吴趋风尚靡丽，与北方朴蔽之俗不同，兼以承平岁久，休养生息，民物滋丰，如五音之繁会，五色之陆离。”

北宋时期的吴人朱长文这样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由衷赞美：“自钱俶纳土至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唐世，郭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为虹，栉比棋布，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

这个“东南”自然包括了苏州在内的整个苏杭嘉湖平原，这片广袤的冲积平原上，它湿重的空气和相适应的人文形态，是与北方迥异的风情，人们称之为锦绣江南。“为东南冠”就是说苏

州走在了整个江南的前头。

这个排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唐代苏州就是仅次于长安的大都市。也为以后的社会的发展事实所证明，它的文化积淀在整个江南似乎也更胜一筹，这个文明的表征有诸多方面，概约起来有主要两条，一是这个地方富庶，“太湖熟，天下足”，风物清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密集；二是历代的功名之人如状元、进士、举人多于他地，也就是所说的“衣冠之藪”。据近代朱彭寿的《旧典备征》统计：“本朝自顺治丙戌年至甲辰，凡殿试一百十二科，各省人擢大魁者分志如左：江苏四十九人……浙江二十人……”，这258年中，江苏的49位状元里，苏州一府就有26位之多，而浙江的20位里，杭州府只有6位。这多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排序的一个因由，也是“为东南冠”的有力注脚。

功名之人繁多，说明教育优良。自吴县人范仲淹大力提倡教育，倡建府学，随后苏州城乡各地又相继有了县学、乡学，一级一级都建有学校，教育体制在这块水乡地区有了密集的网络，这对于改善社会风气，引导向上的精神力量有了可靠的保证。

教育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所以有人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说：“自范文正公建学，将五百年，其气愈盛”，“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駸駸两汉之域，下逮唐、宋之或先”。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兼具的地方，可以想见所透露出来的社会风气和城市素质是如何地不同凡响，以及其间的民众会有什么样的文明教养。教育的提倡和学习的价值认同，使苏州人完成了从“好剑轻死”到喜好读书的根本转变。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这个城市形象，也从一座充满争战杀戮的水城，变成水声、读书声交融会合的宁静家园。

世界上任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水，江南苏州有着这

种充分的自然资源,在这个水乡,它的外在特征便是桥多水长,盛产鱼虾,人们种植水稻,栽桑养蚕,丝棉织物,积累了丰富的具有水乡特色的物质形态的文明,自给自足而有余。靠着它的富庶,推动着学习教育的机制成功运行,读书上进、诗书继世便是个人人生和整个家族的崇高追求,在整个城市里诵读诗书之声不绝于耳,日积月累便成了传统,成了崇尚知识、温柔敦厚的地域。

对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浓郁水乡风情的江南城市来说,苏州古老城墙所围裹的小城,它的封闭状态,它的富庶,它的漂浮在水面上的格局,它的社会生活的节奏,与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互相映照,透露出安详从容的潇洒与自得。

这是一座令所有向往文明和进步的人无不陶醉的轻盈精巧的城市,道路的双棋盘格局,车和船交映的出行方式,居民悠闲的生活,它的包括戏曲、饮食、工艺的文化形态和诸如丝绸这样的美轮美奂的物质文化,都流露出一种唯美的审美倾向。

富庶美丽加上温柔敦厚,作为一个城市便容易给人一个文质彬彬、白面书生的形象,如同《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它充盈着浓烈的人文气息、点缀着众多妩媚而不是雄浑的自然景观,就使整个苏州有了区别于他处的味道、情趣。这个味道是带着水味的,渗透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的方方面面,一如茶壶里氤氲的水气,一如书场中行云流水的弦索声,一如船只的欸乃,以及说话语调的婉转明亮,一切如流水。恬淡平和的生活态度、随遇而安的处世准则,造就了苏州人以及这座城市的温和品格。

一个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的仪礼之邦,它熏陶教育出来的学子,从理性上服膺于道德准则和社会良知,也就更懂得什么是义什么是理,什么是人格尊严和操守,什么是信仰和理念,在行为和实践上也就更执著更坚定更顽强更有韧性,因此它从不缺少视死如归的壮士、扶正祛邪的勇士、匡世救国的忠臣、

辅佐君王的良相、经国济世的饱学之士、视操守为性命的遗民贤良、艺术卓绝的书画金石大家、享誉古今的梨园子弟、巧夺天工的织女绣妇和鬼斧神工的能人巧匠、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

苏州是温馨的，对于居家过日子以及与诗书相伴的文化人来说，无疑是最相宜的，可以说苏州是能够充分体现农业文明方方面面的成就并达到极致的一片土地，它没有帝王冠带冕旒的光环和镇关守钥的雄险峻峭的王霸之气，也较少世俗化的精明盘算的市侩之风，庄重而不失柔媚，典雅而不乏活泼。如果把城市比作一座庭院，我愿意在苏州的大门上贴上这样一副门联：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

山 谷

丛书策划: 张晓敏 山 谷

编辑统筹: 谷 玉

责任编辑: 谷 玉 陈 敏

美术编辑: 刘 菲

感觉苏州 —— 代序 /1

永远的寒山寺 /1

山塘梦寻 /9

注目玄妙观 /13

重过阊门 /21

状元首辅申时行 /31

红栏三百九十桥 /41

怀旧的水乡(上)/51

怀旧的水乡(下)/60

人间哪能几回闻 /67

虎丘不断四时花 /78

沧浪亭的记忆 /87

园林依旧 /95

石湖和范成大 /106

十里青山翁同龢 /115

遥望姑苏台 /127

五人墓 /135

天平秋色 /142

苏州先贤 /153

雨中虎丘 /169

桑蚕丝帛的回旋交响 /177

常熟的遗忘 /187

贞娘的话题 /198

弦索春秋 /209

木渎的骄傲 /219

唐伯虎：不使人间造孽钱(上)/226

唐伯虎：不使人间造孽钱(下)/236

## 永远的寒山寺

对寒山寺的评价,用明人高启的《泊枫桥》来作引,也许是最为恰当的。高启是明初著名士子,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是一位“出语无尘俗气,清新俊逸”,很富有个性的诗人。《泊枫桥》是他的《姑苏杂咏》中的一首,诗曰:“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几度经过忆张继,乌啼月落又钟声。”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描绘水乡苏州的著名诗句,在历代诗人吟诵过的无以计数的有关水乡“桥”的篇章中,确以枫桥最为著名,而它的出名是因为唐代诗人张继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千古传诵不衰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是因为枫桥,毗邻的寒山寺才格外有名,还是因为寒山寺,其附近的枫桥才得以彰显?枫桥是寒山寺的所在地,咏枫桥实际上是咏寒山寺,它们是互为映照的;寒山寺和枫桥连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一个绝妙的审美意境,在这个密不可分的审美载体中,寺和桥仅仅是两个不同的侧面而已。

枫桥离阊门只有10里水路。按旧时说法“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盛于阊门”,在阊门至枫桥的十里水路两岸,民居栉比,南岸繁盛又过于北岸。枫桥处于运河冲要地段,北抵京

口(镇江),南通武林(杭州),因此枫桥附近商船尽泊,江北、江西的“菽粟棉花大贸易咸聚”,至于全国四方八面的奇珍异品,没有不从这儿经过的。无形之中,枫桥镇成了著名的“米豆集市”,南北往来的商船舟旅到此都停桡系缆。

正是这样,诗人张继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将船泊在了枫桥岸边。已经是月落乌啼的半夜时分,秋霜满天,诗人却辗转未眠,不知是仕宦旅途不顺,还是因为思乡怀人,他的心绪异常落寞,秋夜也就更加萧索、冷寂,江村桥和枫桥都隐匿不见了,只有渔船的灯火发出温暖的亮色。半夜时分,寒山寺的钟声响了,打破了无边黑暗的羁压,愁思满怀的旅人,听得格外分明,仿佛苦闷的心情稍得宽慰,于是这首不朽的诗篇随着缭绕余音从诗人的口中喷涌而出。

“风流张继忆当年,一夜留题百世传。”

无数的墨客骚人在对这座枫桥边上的寺庙,倾注了极大的关爱之情,寒山寺的墙壁上留下了他们的诗作,在张继诗歌描绘的真实环境中,抒发各自的人生际况和各不相同的人生思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春,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渔洋山人王士禛舟泊枫桥,“摄衣著屐”,举着火把寻扣寺门。这位继钱谦益之后的清初诗坛领袖,是在任扬州推官位上抵苏游玩的,“闻邓尉梅花盛开,遂轻舟入太湖口,自光福、元墓留圣恩寺四宜堂。信宿而返。”也许是时间关系,更有可能的是,他心里燃烧着对寒山寺的一片敬仰之情而无法抑止,寺门敲不开,干脆呼唤仆人拿来笔砚,在墙上挥洒了两首绝句才兴尽而返。一首是:“日暮东塘正落潮,孤篷泊处雨潇潇。疏钟夜火寒山寺,记过吴枫第几桥?”第二首是:“枫叶萧条水驿空,离居千里怅难同。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正是这寒山寺的钟声,长时间地缭绕在诗人的心头,一旦过访便再也无法排遣对它的向往之情。

岂止是渔洋山人一人？

在有关寒山寺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韦应物、张祜、陆游、范成大、张孝祥、程师孟、唐伯虎、高启、沈石田、王稚登、朱彝尊、徐崧、孙觥、陈维崧等人的诗作，和他们附着在寒山寺上的内心情结。

张继诗歌的声名流传海舶，“东邻三尺童子能诵之”，海外宾客为之慕名前来，于除夕之夜聚会在那黄墙黑瓦的环抱中，聆听辞旧迎新的浩荡钟声，一百零八下。

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临近 21 世纪，距张继的那个时代已相隔 1200 多年，还有人以此诗意改编谱曲了一首《涛声依旧》，把一首纯属高雅的古典诗歌化作通俗的流行歌曲，在无数的少男少女中引起了多少情感波澜！这不是古典诗歌的羞愧，而是一千多年魅力不衰的文学果实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延续，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腾起别种色彩的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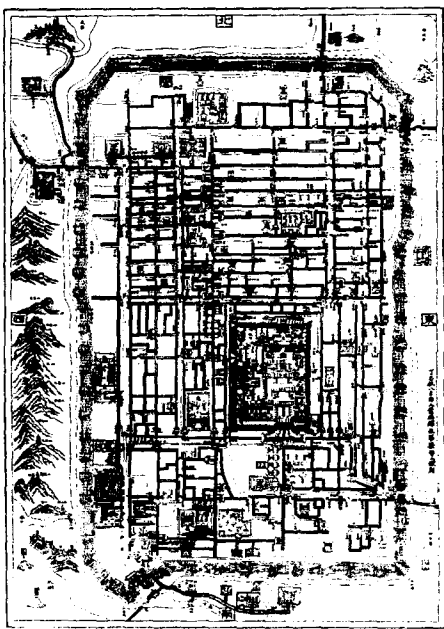
寒山寺依然放射着它特有的魅力，因为它有着最大的无形资产——张继的诗歌。

在没有参拜过这座兰若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寒山寺的模样：那一定是座落在山岗上的寺庙，顺着弯弯曲曲的山径小路，可以下到一处飘荡着芦花蒹葭的水边，旁边是零落的杂草野花、苔痕斑驳的拱桥。待到实地一见，却与想象中的景物迥然不同。寒山寺是平畴田野中的一座长方形的寺庙，它的规模不算大，在江南无数的佛家禅院中，是属于小巧工致中的一种，这从宋代的石刻平江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全部的格局，自然，在一份不大的平江图中，能够清楚地标注出它的规模位置，很大程度也是得力于张继一诗的传播。

个人的阅读错觉无关宏旨，有了张继的诗，有一所实在的寺院，便是全部诗情和想象的寄托，凭此就可以驰骋精神，上自千载，下至绵延无尽的岁月。

也由于张继的诗歌,没有岩壑之胜的寒山寺成为姑苏城的著名景观,与虎山桥、桃花坞、姑苏台、支硎、天池、虎丘、灵岩、天平、尧峰、太湖、石湖等,成为著名的姑苏十二景之一,并名列第四。

在这所寺庙里,有着佛寺应该有的一切建筑格局,天王殿、大雄宝殿等等,更有着别处寺院不一定有的钟楼、大钟、诗碑、碑廊和诸多文人题咏,还有高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文化积累。



宋《平江图》(摹绘)

佛教的东渐,由于最高当局的提倡而一时大为繁盛。无法确定是唐代的哪一天,这所本名叫妙利普明塔院的禅寺,在天台山高僧寒山、拾得住持过后,希迁禅师于此创建伽蓝,改名为寒山寺,从此庙名远播。这是名人效应使然,即便是出世的僧侣,也同样有着世俗的文化选择。

寒山,就是寒山子,据传是唐代贞观年间“应举不利,不群于俗,盖楚狂、沮溺之流”的一位诗僧,据明姚广孝《寒山寺重兴记》的描绘:“冠桦皮冠,著木履,被蓝缕衣,掣风掣颠,笑歌自若,来此缚茆以居。暑暍则设茗饮,济行旅之渴。挽舟之人,施以草屨,或代其挽,修持多行甚勤。”其后他隐居在浙江天台山寒岩山中,与国清寺中的寺库行者拾得友善,后人以为是文殊、普贤菩

萨转世。寒山、拾得具体的形象是怎样呢？天台山国清寺是寒山、拾得的祖庭，内有他俩的古像，文字描绘为这样：“寒山，一印记，一手拊膝，微笑，赤足。拾得一手抚珠，一手阅卷，亦赤足，大笑。”枫桥寒山寺最初的二僧画像当是从国清寺而来，模样也自是相同的。随着寒山寺毁了重修，修了又毁，寒山、拾得的画像有了相当变化，从坐姿变成了站像：“赤脚蓬头小道，身穿纳搭破袄。嘻嘻拥帚前行，不觉烟尘尽扫。”而在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的笔下，却是一对笑容灿烂、著鞋袒胸、不修边幅的形象。

在民间的传说中，这两位蓬头笑面的僧人是和合二仙，象征夫妻相爱的神名。为此，二仙成了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盒，是和谐合好的象征。

这种变化其实是世俗化的一种转移，平民百姓将顶礼膜拜的神仙用可以理解的标准来勾勒他们外在的体貌特征，并作了相应的精神寄托。罗聘在寒山、拾得的画像天头题了这样的句子：“呵，呵，呵！我若欢颜少烦恼，世间烦恼变欢颜。为人烦恼终无济，大道还生欢喜间。国能欢喜君臣合，欢喜庭中父子联。手足多欢荆树茂，夫妻能喜琴瑟贤。主宾何在堪无喜，上下情欢分愈严。呵，呵，呵！”这个精神在文震孟的《重建寒山寺大雄宝殿记》中同样有着类似的话语：“阅世既深，顺逆夷险，略已备尝，知世间事无非一笑者。凡人我、是非、爱恶、好丑，皆笑具也。即寒山慨世警世，百千叹咏，要不若一笑之直捷矣！”文章和题辞所称赞的可以说是积极乐观的处世精神，也可以看作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明哲保身。

寒山曾经这样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回答：“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是充满禅机妙理的应答，体现出了佛家的哲学思想，也充满了儒家的中庸平和的宽恕之道。这在拾得进一步阐述的“弥勒菩萨诀”中